

全真七子全书



## 出版说明

春风文艺出版社自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八年，用了八年的时间，以明末清初期间稀见本小说为突破口，在人情小说方面（尤其是其中的才子佳人小说）系统地出版了一批研究资料，连续组织了五次学术讨论会，编印了《明清小说论丛》，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支持下，已经开拓了一个学术研究的新领域。

在继续加强、加深对古代人情小说的出版和研究的基础上，自一九八七年起，开始着手系统地出版一批古代神怪小说，以期掀起一个研究古代神话小说的新潮。

中国古代小说千姿百态，但人情、神怪、历史是三大主流。如同过去从才子佳人小说入手开展对人情小说的研究一样，在《西游记》、《封神演义》已经大量出版的前提下，我们从影响较深的观世音故事、八仙故事、全真七子故事、白蛇及牛郎织女等故事入手，开展对神怪小说的研究。

本书共收《七真因果传》、《七真祖师列仙传》、《金莲仙史》三种，均系道家信徒采自传说以敷衍全真教义之作。因之又据《道藏》，附以《金莲正宗传》、《金莲正宗仙源像传》、《七真年谱》。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---

## 总 目

七真因果传·····	1
七真祖师列仙传·····	157
七真年谱·····	237
金莲仙史·····	253
金莲正宗记·····	429
金莲正宗仙源像传·····	479

---

# 七真因果传

齐守成 校点



## 重刻七真祖师列仙传序

昔汉武帝谓天下本无神仙，尽妖妄耳。不知堪輿之大，何所蔑有。麒麟于走兽，凤凰于飞鸟，犹能出于其类。况人秉天地精英之气，负山川灵秀之材，诚能清静寂灭，不难煮金炼石，即未腾云驾雾，亦可换骨脱胎。彼黄石之升云，赤松之随雨，虽属羌驰，而论语之言，窃比老彭者，不有明证欤。

余游方外数十余年，空受慈云法雨，身如蝇痴，非无诚意正心，性实鸠拙。火枣交梨让，十二碧城之客；绮葱赤蕖迹，三千珠阙之人。加以烽烟遍乎三秦，厉气染于两教，萍踪靡定，絮语难宣。虽马蹄鹿苑之书，无所不读，而于身心性命之源，终未有以探其旨趣。

近来十方缘化，道履羊肠，七祖经睹，喜同雀跃。字挟风霜，非芸编瓠史之可比；声成金石，岂宋艳斑香之能同。万缘俱净，八垢皆空。读百回之不厌兮，舌本生莲；览一字之莫减兮，头点顽石。于是廉泉让水之地，遍求善男；圣域贤关之旁，多延信女。窃幸履忧顿释，断简残编之改观。燕贺告成，琳篆琅玕之并美，愿世人照兹奉行，不必嚼金玉之津液，不必服日月之精华。无劳尔形，无摇尔精。窃窃冥冥，安知不羽化登仙，同赴玉楼之宴也。是为序。

## 论 命

命无性而不立，  
性无命而没依。  
双修性命是真机，  
佛仙炼精出世。  
堪笑痴呆孽种，  
放荡骷髅蠢姿。  
连累性灵下阿鼻，  
特为棒喝直指。

命无性而不立，性无命没依者，命乃后天母血结成，而为身躯。有体无性，由如有屋而无人也。有屋无人，而屋何用？况人先有性而后有命，先有人而后有屋，有性有命，而为有人有屋，有人有屋而成事业。想父母交感之时，而成氤氲，是谓无极。父情母意，精血相抱而成，太极即是性命。逐月生形，由两仪而生四象，四象而生八卦，胎至十月满足，落地一声，开口性化为魂，命化为魄。落于后天脏腑之中，魂居于肝，魄居于肺。肝有三花，肺有七叶，故云三魂七魄。七魄，系三魂主之。魂而喜生而恶死，魄而喜死而恶生，何以之故。凡人一死，性赴阴曹，依善恶功过投生受

报。生而又死，死而又生，生死之苦，惟承肩生者，如活牛剥皮，死者如滚油浇心，岂不痛哉。故魂只愿长生不死，免受生死之苦，以逃轮回之劫，魄者守墓，贪图祭享，魂去而无所管，由他放荡，故喜而畏生者也。

双修性命，是真机者。世间男女，只知逃命，而不知修性，那晓性命双修的工夫。殊不知命，是后天的血月，无有不坏之理。故前云命比屋，性比人，屋久必漏，久漏必坏。故人能修屋，可以久居安。人不知修，养久必衰，久衰必死，既前云性命化为魂魄，若不修炼，魂飞魄散，岂不可惜。汲谷先生曰：“凡人若不修炼，由如螃蟹下锅，虽有七脚八手，不得其门而出。”孔子曰：“谁能出不由户，若得了修炼工夫，修三魂而制七魄，三七合一而成大丹。一道灵光，从正道大门而出，何莫由斯道焉。”凡人欲要晓得修炼下手的工夫，必要访觅真师。有真传妙诀，炼魂制魄，是谓性命双修之功也。

佛仙炼精出世者，世人只知生男育女顺行之理，那晓逆行成佛成仙之道，凡人母腹出胎，倒周堕地下来，先天之神，化为后天识神。先天之气，化为后天口鼻之气。先天之精，化为后天交媾之精，是谓顺行。生男生女，皆是父母精血，儿女长大，父母必衰。那晓逆行成佛成仙之义？欲知此义，必要访求明师，指示逆水升天之诀。前言先天化为后天，今言后天而返先天者，即是炼精化气，炼气化神而还虚无，是谓逆行成佛成仙之道也。

可叹世人迷而不悟，贤者过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那知三教，圣人道成上天，虽得自在，悲念下民，故发流经书传世。欲教后人参悟书中之义，本圣贤之典集，昭然若揭。而人心之蒙昧，视若故纸。《玉皇心经》云：“持诵万遍，妙理自



明。”今人知诵而不知持，诵而不持，有如梦诵。故儒书云：“思而不学则殆，学而不思则罔。”世人不察其理，吾今剖明三教，经书引进入道之门。《中庸》云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，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。”又云：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瞻之在前，忽然在后。”孟子云：“悴于面，盎于背，施于四体，四体不言而喻。”《心经》云：“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”《玉皇心经》云：“上药三品，神与气精。”又云：“出玄入牝，若亡若存，绵绵不绝，固蒂深根，三教圣人，俱教后人，悟透此理，超出苦海，同享天福。”可叹后人不解其义，不能入学，反生谤诋，欺圣灭贤，自是其理，由己横暴，甘堕苦海，是为天地之罪犯也。

吾今奉劝世间男女回头自想，三天诸佛，俱有度人之心，并无责人之意。故教人炼精出世，同登彼岸耳。堪笑痴呆孽种者，可叹男女众等昏迷不醒，造恶如山，作孽似海，好意劝他，非但不信，反起谤言，有如雪上加霜，冷水浇冰，愈积愈厚，何以得消。恶孽造满，三寸气绝，无常到来，冤鬼索命，可能逃乎？放荡骷髅蠢姿者，有等无耻男女，由己之性，不习正礼，惯行邪僻，妖娆打扮，引动邪心。男色诱女，女色诱男，男女相诱，自为得意。岂知阳有阳律，阴有阴法，阳律可避，阴法难逃。吾劝世间有志男女，速急回头，改恶从善，可逃可避，以免上天之震怒也。连累性命下阿鼻者，接上文所言无耻男女，不习正礼，专图邪淫，贪口腹，杀生灵，损人利己，种种不善，多造无边罪孽，岂可免哉。

吾今指明尔等男女回头细想，人为苦恼之本，眼耳口鼻为招愆之门。前云性命化为魂魄，魂魄居内，眼耳鼻舌在

外，即眼耳鼻舌招愆，造罪何故，要性魂定罪受刑。凡人一死，眼耳鼻舌俱闲，一灵性魂，无常引见阎君，孽镜台前，分明善恶，所行之事，一一照见。依罪定刑，幻身造孽，要与性魂算帐，细细思想，真真何苦，叫做他吃肉我还钱，岂不被他所害。岂非是连累性灵下阿鼻也，阿鼻即是地狱，阳间造孽，阴间受刑，牛马猪羊，要性魂去变，眼耳鼻舌，岂来管你么？仔细想来，可不悲哉。

我佛慈悲，恐人不能回头，失落人身。特为发言真指，有如当头棒喝。真是我佛一片之婆心也。余亦体我佛依法代言指明相劝，使大地男女不昧天性，看破世事，名利又如浮云，富贵似同幻梦。夫妻恩爱，终有一日分手，儿女满堂，大限到来，不能替代。金银虽多，难免无常不到，还该自省自悟，及早回头。访觅至人指示性命至理，得受炼魂制魄工夫。外积阴功，消解累劫孽冤，内修妙果而证涅槃，莲位侍候三千功满，八百果足，上天自有丹书下诏。如蝉脱壳飞升。朝参上帝，依功定品，赏赐五铢仙衣，金冠玉簪，永受天爵。九宗七祖，同享天福，永不投胎，再不下生，不生不灭，逍遥自在。三山海岛，随意散玩，极乐无疆矣。偈曰：

借假修真妙最奇，  
炼魂制魄是真机。  
恐人放荡无休息，  
故而直指作天梯。

## 目 录

- 第 一 回 怜贫困偶施小惠  
入梦寐深指迷途·····11
- 第 二 回 万缘桥真传妙道  
大魏村假装中风·····16
- 第 三 回 受天诏山东度世  
入地道终南藏身·····21
- 第 四 回 谈真空孙贞海夫主  
求妙道马钰访明师·····26
- 第 五 回 马员外勤奉养师礼  
王重阳经营护道财·····31
- 第 六 回 孙渊贞劝夫舍家财  
马文魁受赂通权变·····37
- 第 七 回 贿族长马钰立舍约  
论玄工重阳传真修·····42
- 第 八 回 论先天贞一妙理  
除魔根不二法门·····47
- 第 九 回 王重阳分身化度  
孙不二忿怒首师·····52

第 十 回	讲三乘演说全真理 损面容甘作丑陋人·····	57
第 十一 回	降冰雹天公护法 施妙算真人指迷·····	62
第 十二 回	指坐功申明妙理 学真道喜遇明师·····	67
第 十三 回	散坛场学人归家去 换道装师徒往南来·····	72
第 十四 回	试凡心屡施叱责 顺师意常秉皈依·····	76
第 十五 回	示羽化仙师归隐 送灵椽门人服劳·····	80
第 十六 回	大魏村三老叙旧 晋安碣一言指迷·····	85
第 十七 回	戏喜红妙计脱身 难浑然当真盘道·····	90
第 十八 回	王玉阳以真服假 谭长真说古证今·····	95
第 十九 回	论玄机四言契妙 开山洞一人勤劳·····	100
第 二十 回	炼色相烟花混迹 说妙偈道念纯真·····	106
第 二十一 回	孙不二洛阳显道术 马丹阳关西遇友人·····	111
第 二十二 回	分蒲团大道不恋情 问相法当面把人量·····	116

第 二十三 回	化强梁改邪归正 谈至理因死得生·····	122
第 二十四 回	苦根尽相随心变 阴魔起幻由人生·····	127
第 二十五 回	真阳足群阴退散 恶贯盈合家沉沦·····	132
第 二十六 回	祈甘霖回天转日 施妙术换凤偷龙·····	137
第 二十七 回	谕吾人谆谆告诫 论修行层层做来·····	142
第 二十八 回	赐鸠酒皇后试道 戴金冠真人吟诗·····	147
第 二十九 回	受丹诏七真成正果 赴瑶池群仙庆蟠桃·····	152

## 第一回 怜贫困偶施小惠 入梦寐深指迷途

行善当从实处行，莫沾虚誉图声名。

虚名虚誉成何用，反惹穷人说不平。

这几句言语讲的行善要有实事，若只图做得好看，欲人知晓，即是沾虚名也。有其名而无其实，只在热闹处做去。那极苦极穷之人，有不能被其泽者众也，虽费了许多银钱，毕竟未曾做到正经善事，既做不到正经善事，有当面错过之叹。

昔炎宋之末，陕西咸阳县有个大魏村，村内有百余家人，户多一半姓王，也算得一大族。这王族内有个居孀的妇人，年四十余，膝下有一男一女，也曾男婚女嫁。因这孀妇心性慈善，见了别人的小男细女，当成自己生的一样，不住儿长女短的诓哄他们。那些小娃子，但啼哭便要喊妈，她就随口答应，故此人人都呼他为王妈妈。

这王妈妈家颇丰厚，平生也爱做善事，最喜佛道两门，常好斋僧布道，拜佛看经。人人都说她行善，就有许多僧道登门抄化，又有若干贫穷来村乞讨，或多或少，她也随时周济。

那年残冬之际，天降大雪，王妈妈站立门首，见两个乞

丐，从雪地走来，求其周济。王妈妈责以不去佣工度日，而来沿门乞讨，非好吃而懒做，必游手以贪闲，那有许多闲茶空饭侍奉你们？话未说完，有僧道数人前来募化，王妈妈给与钱米。僧道去后，二丐问曰：“善婆婆，喜施僧道，不济贫寒，其故何也？”王妈妈曰：“非我喜施僧道，僧能念经，道能修行，我虽然布施他们一点钱米，僧可与我消灾，道可与我延寿。若周济你们，有何益哉？不过在我们这喊得热闹。”二丐曰：“施恩不望报，望报非施恩。你今略给一盞米，略施几文钱，遂欲消灾延寿，岂不谬乎？”说毕而去。

布道斋僧结善缘，贫穷孤苦亦堪怜。

只施僧道不怜苦，失却善功第一先。

且说二丐见王妈妈不肯周济，只得往前行。不数步，来在一个朱漆楼门，大喊了一声：“爷爷求周济。”少时里面出来一人，这人生得面赤须长，神清气爽，有容人之量，豪侠之风，年纪不过四十上下。其人姓王名嘉，字知，名号德盛。幼年曾读诗书，功名不就，遂弃文习武，得中武魁，身为孝廉。这日天降大雪，十分寒冷，同妻子周氏，儿子秋郎在堂前围炉烤火。忽听得门外喊叫“爷爷求周济”，王武举闻此言甚蹊跷，出外来瞧得见二乞丐站立门口。王武举问他：“到底是求爷爷周济，或是爷爷求周济？”丐者答曰：“话不可详，详必深疑。”王武举见他言之有理，遂不复问。其时风大雪紧，雪随风舞，满天梨花，纷纷坠地，山绝鸟迹，路断人踪。王武举见二丐衣止一层，怎挡此严寒？忽起恻隐之心，对二丐者曰：“那些闲话不题，这般大雪如何走得？我这门楼侧边有间空房，房内堆有乱草，可以坐卧，二位何不请到里面避一避雪。”二丐者答以：“最好。”王武举即将空房打开，二丐者入内栖止。王武举转回厅堂，使家僮玉娃

掇了些饭食出来，与二丐吃。

凡人仗义能疏财，肯把贫穷请进来。

只有当年王武举，生平慷慨广培栽。

二丐者在王武举家内住了两日，天始晴明，意欲告辞要走。只见王武举走进来，后面随着玉娃捧来酒食，武举对二位乞丐曰：“愚下连日有事，少来奉陪，今日闲暇，欲与二位同饮一杯，叙叙寒温可乎？”二乞丐连声称妙。王武举即叫玉娃摆下杯筷，二乞丐更不逊让，也不言谢，竟自吃起来。顷刻连尽两壶，王武举又叫玉娃添酒上来，二丐豪饮之际，王武举曰：“二位难友，姓甚名谁，平生会做些甚么生理？”丐者答曰：“咱二人并不会做啥，他叫金重，我叫无心昌。”王武举曰：“我意欲与二位凑点资本，做个小生意，度活日时，岂不强于乞讨！未知二位意下如何？”武举话毕，金重摆摆手儿，口中说道：“不妙，不妙！我生平散淡惯了，不能做此绊手绊脚之事。”王武举见金重如此说，知他不肯作生意，又问无心昌曰：“金兄既不能做此小生意以过日时，未识无兄肯作此否？”无心昌曰：“我之散淡，更有甚焉。常闻：

家鸡有食汤锅近，

野鸡无粮任高飞。

苦向蝇头求微利，

此身焉能得逍遥。”

王武举叹曰：“闻二位之言，足见高风，然而如今世道重的是衣冠，喜的是银钱。若二位这样清淡，谁能识之？”无心昌曰：“我等是不求人知者，欲求人知，亦不落于乞讨也！”王武举听他言语超群，也不再言。即命玉娃收拾杯盘，同入内去。



到了次日，二丐告辞起身，王武举送出村外，犹恋恋不舍，又往前送了几步，猛见一座桥梁当路，王武举暗想村之前后，原无桥梁，回头望大魏村，却在隐微之中，不甚明白。正在疑惑之际，无心昌叫曰：“孝廉公快来！”王武举掉头看时，见二人坐在桥头，金重拍手歌曰：

“钱财聚复散，衣冠终久坏。

怎如我二人，值身于世外。

不欠国家粮，不少儿女债。

不说好和歹，不言兴和败。

不与世俗交，免得惹人怪。

一件破衲袄，年年身上戴。

烂了又重补，洗净太阳晒。

白日遮身体，晚来当铺盖。

不怕贼来偷，也无小人爱。

常存凌云志，一心游上界。

若人知我意，必要低头拜。

我有无穷理，使他千年在。

惜乎人不识，以恩反为害。”

王孝廉趋步上桥，无心昌曰：“孝廉远送，当酬一酒。”说罢，即于袖衣中取出一小锡瓶，上覆酒杯，取而斟之，满贮佳酿，递与孝廉。王孝廉接过手来，一饮而尽，连饮三杯，醉倒桥上。昏昏欲睡，忽见无心昌走来，一手拉起，说是“休睡休睡，可同我们去观一观景致”，王孝廉醉态朦胧，随着无心昌行不数步，见一座高山峻极，挡在路前。王孝廉惊曰：“如此高山，怎得上去？”金重曰：“跟我的道来，自可上升。”王孝廉果然跟着他走去。毫不费力，顷刻走上山顶，见顶上甚是平坦。有一个大池，满贮清水，水内开放七